劉基集/21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 ◄

劉基集
卷二十一

►

卷二十一

上雲樂

混沌結，玄黃開，人生其中，稱為三才。一人身有一天地，形質雖異眾理該。欲淫物誘滋巧偽，遂使真淳耗斁玄風頹。乃有朝生而暮死者，本根淺短無栽培。惟有西天老胡名文康，自從盤古到今日，不老不少氣體充實如嬰孩。性情和易顏色好，恰似初釀蒲萄醅。激之而不見其怒，撓之而不見其咍，甘之而不見其喜，苦之而不見其欬。所以於物無所忤，於人無所猜，於事無所礙，於藝無所能，不生不死在人世，借問老胡何修得此哉？老胡答言我亦不自解，請說伏羲神農黃帝在日一二事，不知得失汝自挨。伏羲始畫八八六十有四卦，羅天網地括五材。老胡不識單與耦，謂是烏曹重疊堆磚壞。倉頡制文字，鬼母夜哭聲哀哀。老胡不識點與畫，謂是蝸牛之淚縈莓苔。容成隸首造曆數，上收坤靈之精爽，下掇乾象之根荄。大撓作甲子，編戶星宿來當差。老胡不識一二三四五，但見暖則出寒則伏，一似蟲豸聽命霜與雷。羲和常儀占日月，拘束烏飛兔走翼足相排挪。鬼臾區占星氣，指斥王蓬絮周伯老子無所藏匿其祥災。老胡不識金木水火土，但見昊天森列眾光怪，大者如缶，小者如杯。伶倫截竹作律呂，中間實以葭莩灰，玄間老鬼二十四，俯首受命同輿佁。又用子穀黍起度量，教得蠢動狡猾而不呆。老胡不識輕重長短多與寡，但覺饑則食飽則止，明則起暗則臥，有力即往倦即回。軒轅黃帝與岐伯，口嘗毒藥一日生死八九遍，皮肉黑瘦生煙煤。老胡但見顏色差異即不吃，牙齒牢硬無齜齟。九天玄女說兵法，風雲鳥蛇掌上排。教人鬥鬩逞雄傑，致使阪泉涿鹿之野它它藉藉撐枯骸。爾時

眾賢聖，尾尾相繼轟轤畾。雕肝琢腎鏤心肺，傾瀉精髓通脊脢。攘攘擾擾競神知，虛名不朽身先。惟有老胡混沌無孔竅，不與人世分仇儕。堯舜相禪授四海，玉燭無氛埃。老胡隨眾歌擊壤，帝力於我何有哉！湯武行放伐，鷹化為雀駒為。龍逢被殺夷叔餓，何如老胡終日暝坐山之隈？五伯與七國，角力爭喧啾，謀臣辯士神出而鬼沒，口乾舌拔眉眼嗝，到頭畢竟成就者，土墳三尺埋蒿萊。老胡萬事皆不理，瀼坐得四肢百骨如乾柴。所以天地鬼神不怪怒，容得老胡永遠在世上，時復一出歌笑呈詼諧。況遇天子聖德，澤浹九垓，青雲應呂風應律，遐方感化神民懷。老胡再拜稽首獻天子壽，願天子與天地相似，老胡歲歲舞蹈玉墀下，跪進玻璃杯。

吳歌八首

山頭種竹竹生枝，心裏憶郎郎不知。江水東流星西落，無緣相會枉相思。

上山討柴山有虎，下水取魚水有龍。下水上山都無路，懊惱因郎誤卻儂。

為郎煩惱替郎愁，可惜郎恩不到頭。破屋無梁難擎架，敝衣無線奈何修。

莫信登天不要梯，莫信築雪可成堤。五更老鴉樹上叫，有人剛道是雞啼。

樹頭掛網枉求蝦，泥裏無金空撥沙。刺漆樹邊栽枸橘，幾時開得牡丹花。

薄福因郎受折磨，思郎不見奈郎何？齏尊搗蓼長辛苦，黃柏煎茶吃苦多。

儂若憶郎郎顧儂，山根疊石也成峰。雨落隨風須到地，水流到海定相逢。

六月栽禾未是遲，死中求活是高棋。夕陽若有回頭照，遮莫黃昏一餉時。

採蓮歌三首

鑒湖湖上畫船多，紅袖相呼入芰荷。蕩裏花深看不見，湖邊好聽採蓮歌。

開池種芡難成藕，鑿井栽茭不是蓮。藕絲牽掛蓮心苦，煩惱閑情誤少年。

瀍甠飛來柳樹陰，水珠翻下鯉魚沉。荷葉團圓比儂意，水珠蕩漾似郎心。

夏中病瘧戲作呈石末公

晚浴烝骨毛，蹭蹬張萬孔。不虞小人風，堀堁觸埲塕。長驅毒暑氣，熇若燎發　。鑽膚入經絡，鍵鑰耆衝捅。蚩蚩水帝子，鼠伏伺腥。癡琚與狡躓，並出助推挏。天君赫斯怒，六卒躬自董。丹元將爽靈，逆擊闞哮嗊。主客相批亢，乾坤為搖動。初交且疋疋，再接遂詠詠。脩翛螽股切，嗅嗅鵙翅翍。蕭颼葉鳴軿，釐轆車轉　。驚沙走窓窣，落雪旋蠛蠓。淩兢剝床辨，敲琢搖佩奉。玄冰結太陰，河海溢銀汞。俄然一陽復，日腳舒翁蒙。微微細泉湧，拂拂輕煙翁。柔枝披婀娜，弱葉散萋菶。值如九烏焰，熾烈昧窺　。炎炎祝融火，煜灼煬巃嵸。龍奔歸大漠，虎逝蟄空龐。烘惔熟金石，閃爍歊螮蝀。肆伐殄囂囂，止齊安懵懵。岑頭釋戴壓，雨汗渙流滃。黑酆群醜齕，黃庭百神總。頗怪天地氣，去來何倥傯。集如蟻赴膻，散若蜂辭桶。棄置且勿思，宵鼓聽謹謹。

題鍾旖役鬼移家圖

髯夫當前黧婦後，臘鬼作糧驅鬼負。虹霓可駕雷可車，胡為役鬼來肩輿？乃知老旖未公正，怙威植私干律令。玄雲沈陰鬼怪多，旖乎旖乎奈爾何！

陳此一作石室豫為葬地求詩作此贈之

仙都道士陳此一，偷得蟾宮龍虎丹。便開白石為金穴，坐待青天落玉棺。馭氣九秋風引佩，步虛五夜月當壇。他年欲訪朝真路，絳節霓幢此地看。

廢雲山堂有感（堂在府治聽事後，郡守退食之所）

雲山堂畔垂楊柳，曾見新堂結構成。一吏傳言奔裹役，幾家掩淚輟農耕。花明粉黛春開宴，月照樓台夜按箏。破瓦斷磚今滿地，綠莎青草為誰生？

次韻和石末公閔雨詩

風悲槁葉落玄圭，水涸焦根斷埴泥。擊竹漫誇方外術，戛銅虛聽澤中嘶。非關東嶽封猶濕，自是西郊氣不躋。見說溪潭最深處，有人徒涉只平臍。

次韻和林彥文在縉雲見寄

千年井邑化為墟，滿眼荊榛塞路衢。雞犬真成上天去，神仙不復好樓居。風凋野樹無棲鳥，水落池蓮有涸魚。欲訪軒轅問消息，大微風雨隔清都。

次韻和石末公聞海上使命之作因念西州愴然有感二首

大閽尋常棄鄭師，役人休望及瓜期。豺狼封豕咸登用，城郭丘民委若遺。曾見羌夷皆內地，忍聞淮濟是邊陲？經綸事業君當念，說道任囂髻已椎。

常聞星宿能環拱，未見江河解逆流。無肉可供徐勉狗，有芻空啖景升牛。梧桐冷落鸞先逝，蘆荻蒼茫雁獨留。蘇息疲氓還有術，那無一斗博涼州？

王師魯尚書文集序

《尚書王公師魯文集》二十有八卷，公卒之四年，浙西廉訪司僉事王君宗禮、經歷王公威可訪而輯之，版行於世，浙江行省參政趙郡蘇公命劉基為之序。序曰：

言生於心而發於氣，氣之盛衰繫乎時，譬之於木，由根本而有華實也。木之於氣也，得其盛則葉茂而華實蕃，得其衰則葉萎而華實少。至於連林之木，繫於一山谷之盛衰，觀其木，可以知其山之氣。文之於時，猶是也。三代之文，渾渾灝灝，當是時也，王澤一施於天下，仁厚之氣，鍾於人而發為言，安得不碩大而宏博也哉？三代而降，君天下之久者莫如漢。漢之政令，南通夜郎邛，西被宛夏，東盡玄菟樂浪，北至陰山，涵泳四百餘年，至今稱文之雄者莫如漢，其氣之盛使然哉。漢之後，惟唐為仿佛，則亦以其正朔之所及者廣也。宋之文，盛於元豐、元祐時，天下猶未分也。南渡以來，朱、胡數公以理學倡群士，其氣之所鍾，乃在草野，而不能不見排於朝廷，其他萎弱纖靡，與晉、宋、齊、梁無大相遠，觀其文，可以知其氣之衰矣。有元世祖皇帝至元之初，天下猶未一也，時則有許、劉諸公以黃鍾、大呂之音振而起之。天將昌其運，其氣必先至焉，理固然矣。混一以來，七十餘年，際天所覆，罔不同風，中和之氣，流動無間，得之而發為言，安得而不雄且偉哉？

公生至元間，自幼好學為文。仁宗皇帝首開科舉，公即以其年登第。其涵濡漸漬，非一

日矣，故其為文有中和正大之音，無纖巧萎靡之習。舂容而紆餘，衍迤而宏肆，不極於理不止，粹乎其為言也！後之覽者，得以考其時焉。公之歷官行事，自見國史，故不著。

送蘇參政除大都路總管序（並詩）

至正九年冬，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蘇公奉旨入為大都路總管，浙士民咸歎惜，願留而不可得。夫浙於江南為大藩，租賦所入，半四海內。京師輦轂之下，為治莫難焉，其尹亦必極天下之選，朝廷之意，固不必有所偏重矣。京城之內，密邇清光，明試考績，不待詢於岳牧京尹，冠冕守令，遠近之所觀式，得其人則由中達外，四方將以之而化，不亦偉哉？以公之宏才大德，與其施之於一方，孰若達之於四海也？然則惜公之去者，其私情；而樂公之行者，天下之公心也。故相率為詩以餞公，且以「霖雨思賢佐，丹青憶老臣」為韻，所以思公之德而不忘，願公之澤及於天下也。詩曰：

鳳凰集梧桐，和聲協虞琴。神蛟躍天池，四海仰為霖。聖人握金鏡，哲士儀朝簪。輝光照中野，聲價重南金。昔佩使者符，獻納申官箴。再參藩垣務，清風淨氛祲。煌煌京城內，連衽成春林。剸劇徯長才，天眷赫照臨。王畿一以正，萬國罔不欽。克符皋夔業，垂名耀來今。

送常山縣達嚕噶齊樂九成之官序

至正辛卯秋八月，予臥病浙江之濱，友人李宗表來言曰：「樂君九成者，蒙古人也。舊學於胄監，受業富珠哩子翬先生。其質粹而溫，其行果而毅，其學博而知要，彬彬乎可象也。弱冠以世胄入官，監黃州之麻城縣，有聲，故又以令舉，監衢之常山縣。僕忝以文學，薦為教官，需次常山，期且及矣，而得若人焉與之俱，其庶乎。樂君今將行，請一言以贈之。」

余聞而喜曰：「果若是，常山其庶幾乎。古之人以政弼教，教與政不相違，而其效皆歸於化民為善。後之教主於教官，而有司專乎政，於是事不相資，功不以相及也。儒與民為二，各志其志，各業其業，雖使契為學官，其所及亦有數矣。由是民無定向，訟獄煩多，盜賊滋熾，有司受其咎，而教官為冗職，則亦有由然焉。今天子始以六事責郡縣，以興舉學校為之先務，慮至審也，奈何政、教之官，不巧於相值，而所謂能其職者，大抵不過徇土木、備課講以應故事而已矣，於化民何有哉！今宗表，良教官也，而得良有司焉。同德相符，同心相濟。教者道之，政者齊之；教者培之，政者翼之。霜飛而鍾應，

雲沛而雨集，將見德禮之化，流動浹洽，而遠近皆取法矣。嗚呼！二君其俱勖哉！吾當拭目以觀之也。」

若上人文集序

世謂山水之佳，有以助人之才，發人之奇。是故名山勝地，必有文人秀士出乎其間。今天下之名山勝地，大率多浮屠居之，固當獨獲其助，以發其奇，而又不能多見者，何哉？桐江之顯以子陵，彭澤之著以元亮，黃溪西山無柳子為之刺史，吾知其泯沒而無聞矣。抑山水之有助於人乎，將人有助於山水也？雲門若耶以名勝聞天下，自道猷上人至於今且千載，中間若智永、惠欣之字，靈一、靈徹之詩，彰名於世，僅數人焉，抑山水之助，蓋自有限而不能皆也耶？

皇元混一宇宙，文物之盛，追配隆古，於是斷江、浮休二上人相繼出焉。文人秀士欲為雲門之遊者，多為二上人往。上人或不在山，則為遊者亦鮮，抑又何耶？予於古人詩篇中，聞雲門山水之美，又於學士大夫間，聞二上人之名甚久，思一往弗得。今年始至其所，而斷江死矣。浮休年近八十，而神氣完固，操筆為文章益壯健，與客談古今、論道理，終日歷歷不倦，名固不虛得哉。上人有詩文若干卷，弟子友奎所集，而翰林學士黃公為之序。其於釋氏之學，自得深造，無容言矣。至其所為詩，莫不古雅峻潔而有奇氣。嗚呼！上人於雲門山水可謂有光，而弗忝於前人矣！於是乎序。上人名允若，字季蘅，浮休子者，其自號也。

贈宣使王民則詩序

孔子稱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夫使者，所以宣德敷令，通壅迪滯，以孚上下之心，達遠近之情，故有專對而不失主意，專行而不戾主命，使人見其使而知其主之善，夫是之謂使乎。今之宣使，將省府之號令，以旁達於所屬，雖具有文檄，然必其事之重且急者，乃命宣使將之，為其有斟酌權變，文檄不能悉也。故宣使之出，實代省官行事，受言以往，如省官之自行，是故所屬莫不敬畏，奉承之不暇。奈何才智不同，則有因人之敬畏、奉承而逞以行其私者，恃勢弄權，無所不為。徇毫毛之利，以賈山嶽之怨，使天下之人輕視藩閫，歸咎大臣，辱莫大焉，而尚可以言使乎哉！

近者寇盜蜂起，大軍四出進討，凡弓矢兵甲之須，多取給於江浙，故令屬路分辦，而每路以宣使一人督之。王君民則，實來紹興。悉鏟去故習，禁吏胥無得科斂。日飲食依條

格取給於館驛，其外毫髮無所需；所造器物，惟務中度，其他事毫髮無所與。故如期畢事而民不擾，人咸德之。且曰：「使受命於省府以出者人人如王君，大臣之膏澤其有不下於民者哉？天下之民其有含怒蓄憤於其有司者哉？」嗚呼！王君可謂不辱省府之命而得為使之道矣！於是乎序。

山陰縣孔子廟碑

生民以來，集大成而聖者，莫盛於孔子；有天下之廣者，莫加於有元。在內則立監胄，在外則府州若縣，莫不有孔子廟，而學宮附焉。廟以崇孔子之祠，學以施孔子之教。孔子之道，於是大行，彌覆載而無間。於戲盛哉！古未有也。

山陰為紹興屬縣，舊有廟學，興替靡常，於是浸就廢弛，莫有能拯之者。同知樂平州事鼎鼎以令選為山陰縣達嚕噶齊，君至則首謁廟，詢學事，大懼無以稱國家意，亟圖治之。適海寇迭發，吏民方洶湧奔走，供戎事不暇，眾咸以為難。君曰：「學校所以明教化。教化不明，彝倫攸斁，而後盜賊生焉，豈無故哉？吾聞植顛木者，必築其根。人有疾病，湯藥雖所急，而不以廢食，其可以艱棘廢教化哉！」時教諭方缺員，乃詢於眾，舉儒士黃本攝學官事。出俸錢，俾修飾其廟宇，以及學舍。自梁棟榱桷，至於瓦甓之毀弗式者，咸易新之。於是傾者立，欹者正，隘者豁，缺者完，畢者塈，危者固。欄甍牆壁，丹堊有輝；帷幕器用，無不備具。君曰：「吾特其觀美耳，未及實效也。」乃以豪右所占田，悉歸而徵其入，以為弟子食。擇老成以為師，俾鄉里之俊秀，咸入學肄業。月朔望拜謁禮畢，集生徒講經術，論道理，開陳孝弟、忠信。觀者莫不喜悅，期教化之有成於茲縣也。

縣之人相率來言於劉基，請敘而勒諸石。基常歎今之從政者，率多尚文具，而學校為尤甚。能治其實者，蓋不多見也。若鼎鼎君之令山陰，獨知所先務，黃君又能相而成之，是可嘉已。故為述其事，而繼以詩。鼎鼎君字君輔，輝和爾氏。黃君字中立，紹興人。詩曰：

大哉孔子，萬世之師。明明學宮，教化所基。聖人御極，於皇緝熙。大道之行，允也其時。人存政舉，曷問隆卑。一邑忠信，四方則之。立政維君，奉宣維臣。教育既均，靡擴弗馴。能知所先，是曰賢令。勒詞穹碑，瞻者起敬。

台州路重建天妃廟碑

太極散為萬彙，惟天為最大，故其神謂之帝；地次於天，其祇後也。其次最大者莫如海，而水又為陰類，故海之神降於後曰妃，而加以天，尊之也。天妃之名，古不見經傳。國家建都於燕，始轉粟江南，過黑水，越東萊、之罘、成山，秦始皇帝之所射魚、妖蜃之市悉帖妥如平地，皆歸功天妃，故薄海州郡，莫不有天妃廟。歲遣使致祭，祀禮極虔。而帆舶之往來，咸寄命於神。即有變怪，風惡濤疾，呼神乞靈，有若火見桅檣間，其光輝輝然，舟立自定。由是海邦之人，莫不知尊天妃，而天妃之神，在百神之上，無或與京。

台州故有天妃祠，在城東五里。延祐中，守土者病其遠，弗便於祀事，乃徙置其神像於城南垣外水仙之樓，故祠遂廢為墟。今至正十有一年，方國珍復亂海上。明年夏五月，寇台州，自中津橋直上登樓，騎屋山，肉薄臨城。城中人方拒擊，樓忽自壞，登者盡壓死。賊遂縱火焚郭外民舍，樓並毀。又明年，中書參知政事帖理特穆爾出為江浙行省左丞，領征討事。賊聞之，因溫州守帥吳世顯納款請降。奏上，有詔命左丞公與南台侍御史尊達納錫哩同往，察便宜以行招討。二公既受命至台州，遣使宣諭，方氏兄弟大感寤，悔罪，悉歸所俘民，願歲帥其徒防漕糧至直沽以自效。

於是海上既寧，惟天妃之神無所於棲，遂召其父老謂之曰：「嗚呼！古先哲王所以致敬於神者，非所以為民乎？夫神無依，惟人是依。人盡其禮，而後神降之福。今此邦之民士負盾槊、衝鋒鏑、蒙荊棘、披霜雨數歲，惟近在海濱之故。海之神，天妃為靈。今人既獲定，而神未有居，無乃於典祀有闕，而紮瘥夭厲之咎無所歸乎？」眾拜曰：「然。公命，吾欲也。」乃即故祠之墟，買民地以廣之，命達嚕噶齊布延呼圖克治其役。乃十月己酉，廟成。後帶平原，前拖長江，環以群山，清宮回廊，丹碧照耀，高門繚垣，鏝瓦輝赫，修篁美木，列植左右。台人觀之，無不樂神之有依，而惠福是邦也。於是栝蒼劉基既敘其事，復作迎享送神之章，俾歌以祀神。其詞曰：

潔珍兮羞肥，芳椒蘭兮菲菲。盼靈舟兮注雲旗，神不來兮渺予思。輕霞兮長煙，風颼兮水漪漣，神之來兮翳九玄。伐鼓兮鏗鍾，吹羽笙兮舞霓幢，焱回旋兮留六龍，樂具奏兮齊肅雍，鴻熙洽兮釐祝從。江安流兮海恬波，伏蛟蛇兮偃黿鼉。蔚桑麻兮稷麥禾，有壽考兮無夭瘥。穆幽潛兮動天和，於神功兮世不磨。

故鄞縣尹許君遺愛碑銘

至正十三年，歲在癸巳，秋七月六日，鄞縣尹許君卒於官。其配葉氏既以柩歸葬天台，越明年乙未夏五月，鄞父老以董先生朝宗書，致鄉貢進士楊君彝所為《行狀》於劉基，願立石紀尹遺愛，請為之文。基於許君，相好最甚，欲有言，輒悲不能勝。其六月，董君使來趣文，且曰：「鄞人知子知其尹，且不喜阿其所私，為可以傳信於人，子必速為之。」乃序其係以銘。

君諱廣大，字具瞻，世為天台人。曾祖德著，祖文的，皆業儒。父嗣，贈文林郎、江浙儒學副提舉。母張氏，封宜人。君少不喜弄，惟好讀書。稍長，能屬文。年二十五，登進士第，授官將仕郎、慶元路昌國州判官，辟行宣政院掾史，再授文林郎、婺州路武義縣尹，所至以廉能聞。其為武義時，嘗奉府檄攝尹金華，金華、武義民爭尹，訴憲府累月，乃以君還武義。未幾，母宜人卒，君奉喪歸天台。服闋，如京師。時盜起海上，連歲莫能討，國家深為民之陷於非辜，咎在有司，乃更嚴考課法，命大臣各舉可郡守、縣令者，驗殿最，連及其賞罰。於是朝臣多以君薦，以慶元為浙東劇郡，且薄海，與鄞最密邇，乃奏君尹鄞。

君至，則先平其差役，與民約：以鄉都大小分次第，較厚薄以均輕重，量遠近以命程限；罷吏卒弗遣，有事則親署於帖，俾都役相傳遞，令如約來。民視署緩急，如署至，同官或有為，而君有故不及署，則皆疑弗至，須尹署乃至。民有訐訟無不聽，必召使來前，親與辨折，委曲反覆，得其情然後行，雖倦憊無所苟。獄訟、租賦有下於鄉，悉如前約。群吏皆旁睨束手立，無敢容一喙，大府亦無敢托以私者。以故鄉人得咸安業，無意外費。於是新縣學，先聖廟，復甬東書院，延師教子弟，月朔望必親視廩膳，課講業，闡明倫理，敦篤行義，優禮耆德，獎拔後進，期以實效，鄞士習為之一變。其他如湖閘、水利、農桑、常平，無不悉心，以求合於民情土俗之宜。故為鄞五載，而人愛敬之如一日。

會兵革四起，郡邑承藩閫命供軍實兵器，使者項領相望。慶元又樹柵捍江，浚隍築城，百役並作。君令人民均力從役，毫髮不容有所私。事有所不可，即挺身陳利害，雖數忤上官意弗憚。無何，遂得罪於分省左丞，命君以軍資入海，而不與之師，及諸軍遇賊潰散，獨責君，令償所失物，欲致之死。鄞老幼皆號泣詣閫，訴帥為解，得稍緩。比左丞以故去，君乃復署尹事。癸巳夏旱，君親詣天井潭禱，即得大雨。未越月，部使者至郡，君前欲白事，忽疾作，頓於地，舁歸，卒，年四十有六，上下咸痛惜之。

君有子男二人：長曰孟浩；次庶出，曰鄞生。俱幼。女三人。君為人厚重，寡嗜好，飲食、衣服可而止，故能以廉終其身。且善剔煩冗，故事至無大小弗滯。處患難，人不見

其憂，為政惟務以信義動人，使自效，不矯激立威名。卒之日，家無餘財。元帥遣使吊其賻，自郡守以下及人士之好義者，咸以幣賻，乃克以柩歸其鄉。銘曰：

天子有民，不能遍治。爰命庶臣，代之撫綏。彼頑弗忠，矯誣以欺。俾帝赤子，鞠為瘽疲。令徇我欲，群情乃離。誅求實繁，怨憤是滋。民視官猶狼，去之恐遲。矧伊死矣，而弗殄厥思。嗚呼！人鑒孔昭，嗟爾有司。溫溫許君，弗矯弗隨。因民所好，順以導之。禁其虺蛇，鋤其棘茨。俾耕俾獲，罔或失時。諄諄誨言，如父訓兒。豈無鞭棰？匪教曷施！肆不俯於強，而挺於羸。用悠厥貞，克完靡墮。四明之山，猗於海湄。昔尹在鄞，鄞人熙熙。今尹亡此，胡能不悲？維山蒼蒼，維水猗猗。尹往莫追，爰樹以碑。比之甘棠，勿汙勿虧。勖爾後來，視我銘詩。

王文明墓誌銘

至正十四年秋八月癸丑，會稽王文明卒。明年三月十二日，其二兄以其柩葬於山陰溫泉鄉何塔之原。括蒼劉基既誌其壙，復銘其墓曰：

王麟字文明。其上世為太原人。有自太原徙居廬州，後從宋氏渡江，因家於會稽之山陰，而世為宋顯官。至將作監簿英孫而宋亡，遂晦其跡，不求宦。傳三世至麟。麟生而敏慧，年七歲，誦詩書，能曉其義。王千戶振鵬，麟之母姨夫也，以畫名於朝，麟嘗從之嬉，故遂工繪畫。李徵士龍光，麟父之執友也，以文名於時，麟嘗侍之起居，故遂能詩。由是聲譽聞吳越間，吳越之士大夫能文章者，無不樂與之往來。

基自台來越，寓其家南樓。居數月，麟為詩益大進，基每歎而異之，謂王氏有佳子弟，必當復振矣。麟喪父時年十九，因哭泣得嘔血疾，疾愈後，有所觸輒作。至是忽大作，作十有五日，竟卒。且卒，猶口占為詩，左右急進筆，已不能書。妻余氏，遺腹子一人，麟卒後二十七日乃生。銘曰：

桃之夭不如樗也喬，萱之茁不如茨也栗。孰為其生，而不為其成？嗚呼奈何，歸以永寧！

松陽周處士墓誌銘

基還自越之明年冬十一月，前松陽縣明善書院山長齊先生來言曰：「志衝以鄉貢進士下第於春官，備員教職且三年，得善士焉，姓周氏，名繼祖。與之交，遠而不忘，近而不

褻，久而敬猶一日也。間嘗請於志衝曰：『周氏居松陽縣之仁厚裏，自故宋時為名家。紹定中鄉貢進士諱梓字茂材者，繼祖之曾祖也，是生留道，字一之，至元中嘗以家財募壯士，從王師伐漳州叛寇，授管軍千戶，寇平而不願仕。配潘氏，是生繼祖之父，諱鏗，字希聲。配王氏，生子男三人，繼祖其長也。繼祖之父自少力學，能詩，通書數。家有積而善散，鄉里之死而無棺者，遺之木，雨雪而突不煙者，與之米，寒者贈之衣被，力能田而無田者假之田，其無資者貸之而不取息，歲收田之入，則從田者操量概，族姻死無歸則為殯葬，費悉自己出。事父母盡孝，接賓客盡禮。不幸年三十七以卒。卒之時，母氏方年二十四，繼祖□歲，弟紹祖□歲，小弟繹祖□歲，而祖千戶君已七十五歲。母氏矢死事舅育諸孤，保家業弗墜。今母氏猶在堂，而父不逮養，喜不塞其悲。繼祖才下，不能揚名以其父母顯，矧敢廢先人成德，以獲罪於天下之為子者？今幸見知先生，請為狀以乞言於時賢，俾勿亡，其何德大焉！』志衝猶辭以未知。及明年，以辟地過其鄉，而其鄉之老人稱周處士之德善者滿口，如繼祖言，乃摭而為之狀。先生繼祖之同郡人也，當為銘。」夫齊先生，信人也，授業於今行樞密院判官石末公家，其為言皆有徵。於是劉基為之誌曰：

周君希聲生於至元己卯五月三日，沒於延祐乙卯四月十三日，葬於又至元庚辰十二月十七日，墓地在其所居裏曰下壟。至正十七年，縣以父老請，旌表王氏孝節上郡，郡移檄風紀之司，核得實，從其請。王氏即周母也。銘亦作於其年，銘曰：

當壽而夭，爾獨得其少。惟沒弗磨，爾獲獨多。豈非天耶？人其奈何！

定慧院三塔銘

圓明智照和尚族嚴氏，崇淨其名，秋潭其號也。年十六，受業於明超師。師居崇德州之定慧院，院在州西南，距惇七里，其地曰尚墅之原，苕水分流環之。故宋淳熙中，有居士曹九公，實創建焉。再傳而至超，始大其業。超之徒二人，一曰崇聰，其一即和尚也。和尚與聰同心協力，固其已成，振其未舉，而其師之業益衍。

會聰師先卒，和尚思其世之勞勤，乃以至正元年建三塔於西廡，以其中為曹九公之域，而次及聰，大報本也。自和尚以及後之主是院者，皆豫為兆，綴聰後，嚴宗派也。眾僧居左，其徒居右，廣惠愛也。和尚道高而體益勤，德宏而行愈密，其弟子師慶、春澤、春育，皆克承師訓，其業可無墜矣。

先是，塔建於壬地，淨慈上人竹川過而甚之，徙於辛地。塔建之明日，有鵲來巢其上。嗚呼異哉！銘曰：

苕之水，出天目，東馳蜿蜒抱原陸，是謂南津清可沐。皋亭臨乎森起伏，雲宮瑤碧旭卉煜。離列鼎趾三塔矗，藏往待來協吉卜。明光佛燈聯陸續，於千億年無敢觸。

病眼作

君不見昔日方相氏，黃金為四目。精光倏昱奪長庚，導者趨風觀者肅。一朝竣事歸有司，委棄塵埃同朽木。我生兩眼粗能視，要探天根窺地軸。論價未止連城璧，傳聲共推天下獨。寧知用譽貴含章，鬼物由來闚高屋？三彭上誶三盧聞，乘時作釁何其速！吳回熾炭煎赤汗，灌注清揚發炎燠。赫如巨鱒出淵淪，絪若錦衣蒙綺縠。淚漬紅桃浥露開，眵昏丹雀披煙宿。鷓鴣呼雨荔支垂，布穀啼山蓬藁熟。雪深太白睞碧雞，霧若瑤台落黃鵠。自分衰年已無幾，膂力卒單筋脈縮。春榮秋悴兩茫茫，柳綠花紅非所逐。天公若復可憐生，乞與寸光分粟菽。無勞指點某在斯，不用南陽潭上菊。

贈欽天監夏官章季明（季明，衢州龍遊人，所居地名東觀）

靈峰勝跡不可求，東觀後人知九疇。神仙上天風自送，樵子下山龍出遊。渾天玉局木客護，太乙寶書金匱收。巫咸杳冥何處問？早晚泛槎窺斗牛。

杭州路重修三皇廟碑

世有大人，與天地並立而相為無窮，三皇是也。天地開而人物生，蠢蠢焉。三皇不出，天地不位，萬物不育，是故為之火食、宮室、衣服、器用，以蔽其體，以資其生，以代飲血茹毛、穴居野處，於是人異乎獸，而後禮義立焉。人之所以參天地者，三皇為之也。皇之德不可名，但見其皞皞蕩蕩，出乎庶類之表，而以皇稱之。後世聖人有作，無不跡皇之所為也。帝王降而雜霸興，知有皇之名，而不能行皇之道。

國家混一區宇，乃命郡邑悉立三皇之廟，是蓋天道循環，而皇運之當復也。杭於宋為故都，以故宋太醫院地為之，廟貌宏肆，瞻視惟恪。其後再毀於燎，郡總管任處一即舊趾新作之，未訖工而改職。至正九年，總管寶珂來，首謁於廟，大懼弗虔，無以稱國家初意，命趣完之。甃以瓴甓丹堊，其垣墉甍棟，朽腐傾側，咸易而新之。於是邦人知公為

能急先務也。夫三皇之道德亙天地，天地不壞，三皇不死，廟不廟，不足為皇重輕。而人心之原始報本，自不能已，況世俗小民，不習典籍，將不知有所謂三皇。今見其廟，聞其人，必問其故，而知人之所以異於獸，其有益於世教不亦大哉？遂作頌曰：

厥初馮翼，玄黃孰判？三皇既出，三才乃建。冥冥在上，旗在下。維皇讚之，維聖之祖。維天有典，皇則敕之；維天有民，皇則極之。八卦五行，人文以宣。皇耶天耶，孰惻其然！皇德在世，克舉維皇。天運往復，有晦必彰。奕奕新廟，奠我南服。仰之栗栗，即之肅肅。神居既安，祀事孔威。尚引勿替，勒此豐碑。

堅心石

我髮今已白，我心今尚赤。我有一雙翼，墮地數千尺。地府不敢收，化作堅心石。

送三寶柱郎中之徐州兵馬指揮序

皇朝混一九有，弓鞬劍，七十有餘載。近者河溢齊魯，饑氓聚為盜賊。吏民生長宴安，所至弗禦，故盜日益多，數年之間，乍伏乍動，所司莫能制。朝廷深惟黔首之情，乃立兵馬指揮於徐州，選大臣之有謀德威信者為之。辛酉進士、江浙行省郎中三寶柱與焉。命下，眾皆歎服。

公拜命就道，江浙士庶且喜公之見知於朝廷，而又戚不得留公於行省也，相與餞公於杭北門外，咸依依不忍別。儒學副提舉劉基作而言曰：「夫感恩懷惠，私情也；為國安民，大事也。山東為天下要害地，盜不可使久聚。公之化行於青徐，青徐安，天下皆安。公之在彼，不多於在此乎？」眾悅。又執爵而言曰：「夫民猶水也，水性之就下，猶民之秉彝而好德也。激而躍，壅而突，縱之而不知其所底，非其情也，抑亦有以致之哉。方今天朝，豈無貔貅之士挽弓六鈞、袖椎百二十斤者哉？乃弗使，而於進士乎取，吾君之意深且遠矣。公其敬體之哉。」公曰：「諾。」遂酌酒以為別。至正辛卯二月日序。

慶元路新城碑

上嗣位之二十年，詔浙東道肅政廉訪使納琳哈喇以中奉大夫為浙東都元帥，適海寇再叛之明年。浙東帥府治慶元，慶元與台州鄰，寇發台之黃岩，與慶元相密邇，守臣議治城以防不測，眾口聒聒弗克定。公至，召屬吏庭諭之曰：「重門擊柝以待暴客，制也。我

國家以武德一九有，弛城郭弗葺，以示歸馬放牛之意，至今七十有餘年，天下不見金革，可謂安且久矣。吾聞窮則變，變則通，《易》道也。聖人作《易》以前民用，愚者可以樂成，而不可與慮始。平世之人，溺於宴安，鮮不以苟且從事。平居論是非嘵嘵，風後力牧不能尚，一旦變起倉卒，則手足無所措，以至墮身名、離骨肉而不自悟者不少矣。夫以佚道使民，雖勞不怨。吾將佚之，怨何懵焉。無耽邇言以速咎也。」眾應曰：「諾。」

乃命有司序民產高下，以差其役輕重，先豪右大姓、沙門道士，以及於齊民，斥監督吏勿用，先事者有賞，後至則加勸勉無罰，民大敬服，無敢慢。時故城久廢，室其址者數百家，公命悉徙處官地，發廩粟以助不給，民忘其徙。凡六月而城成，周十有八里，高丈有八尺，上環列睥睨，機弓弩炮石，建楯戟，羅戈槊，旁開六門。門有樓，周廬百九十有二，簡戍卒，晝夜嚴警不怠。西、南二方，舊各有水門，皆致而新之。東門去江遠，則鑿其外為隍。北門因江為隍，則築堤以捍之。凡所設施，罔不中度。

未幾而江東、浙西諸郡皆以無城郭失守，眾咸賴公之猷為，莫不樂其佚而遺其勞。於是郡之大夫士及庶人俱請勒石頌公功，且曰：「公之惠不獨於吾身，而施及吾子若孫，世世有所依倚。」乃以狀白於劉基，俾為之文。基惟慶元為浙東大府，六郡之榦也。幹強則枝葉有所附，則斯城之完，不獨可為鄞人賀，而六郡咸嘉賴焉。公之功不大矣哉？公蒙古沙卜珠台氏，字惟仁。自始仕至於今，政績之在民，不可悉數。茲獨志其治城之事，故述鄞（一作郡）人之情而係以詩曰：

於皇有元，受命於天。武定文守，以洽八埏。八埏蕩蕩，無此疆彼界。仁池禮垣，式廊無外。陰陽回斡，寒暑往來。隨時之義，亦曰大哉。溥彼藩邦，猗於海堧。蛟蛇罔象，雨嘯風騫。帝命有赫，元臣是臨。用壯我戎，公克協帝心。鄞城未築，黿鼉走陸。鄞城孔完，梟化為鸞。大府既雄，侯甸以寧。民曰「嗚呼，維公之成。我有家室，公實全之；我有毒螫，公實捐之」。樹桑奉々，藝麻溶々。濤波不洶，宵寐不悚。鄞人拜手，公壽如山。公拜稽首，天子萬年。

台州路新修城濠碑

皇元誕受天命，際乾極坤，罔不臣妾。民蕃物豐，兵刃銷戢。官吏守文，人習於矣。孽種竊茁，蔓於草萊。皇帝惠閔下民，乃熙德裨政，振乂庶官，大簡守令，以代撫懷。維台為州，東南薄海，海上之寇，實生自台。乃延訪於一二大臣，擇可監是郡者以行。宣

政院判布延呼圖克前倅密州，監中興、鹽城二縣，皆以廉能聞。及守鄭州，又奏績最。天子遂簡用焉。君至，奉宣上德，威惠大行，吏民敬服，盜賊知畏。明年，中書參知政事資善公受命為江浙行省左丞，領海右征討事。寇聞兵且至，即納款行省乞降。公遂改受，命與江南行台侍御史、資善公同察便宜招諭。二公既至，寇乃卒降。上於朝，未報。